

台北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及其意义

吕有云

(东莞理工学院 思政部,广东 东莞 523808)

摘要:台北科技大学在台湾地区享有“工业推手一世纪,企业摇篮一百年”的美誉,为台湾的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台北科技大学的成功,是诸多因素促成的,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该校长期秉持“全人教育”理念,贯彻以人为本和融会贯通的原则,精心设计和努力实施了一套成效显著的通识教育体系,使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得到了比较全面的提升,学生的八大核心能力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成为深受业界欢迎的人才。通过梳理台北科技大学的“全人教育”理念和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归纳总结了其特色和亮点,进而阐述了台北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对大陆高校的教育改革、人才培养以及通识教育实践的意义。

关键词:台北科技大学;通识教育;全人教育;以人为本;融会贯通;意义

中图分类号:G649.2;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129(2016)02-0047-08

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始建于1912年,经过一百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成为台湾地区技术职业教育的典范和旗舰大学,全台湾上市公司、上柜公司主要负责人10%以上为该校校友,享有“工业推手一世纪,企业摇篮一百年”的美誉,为台湾的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14年7—8月,笔者赴台北科技大学学习交流,对该校作为“企业家的摇篮”“技术扎实的研发人才培育所”“中小企业的研发好伙伴”“创新与创意平台”的办学特色和优势有了直观的认识。同时,该校的通识教育体系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聆听台北科技大学姚立德校长的专题报告和与该校各部门领导及专家教授的深入交流,笔者对该校“全人教育”理念及其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设计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也引发了对大陆同类型大学如何开展通识教育和全方位育人的一些思考。

一、台北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理念:“全人教育”

台北科技大学将自身的发展定位为“具有技职特色之实务研究型大学”,这与大陆的应用型理工大学相似。这所大学强调培养学生不仅仅成为“看得懂、知道做”的实用技能型人才,而且是具备“亲近自然”“关怀社会”“涵养人文”的综合性素质与能力的“全人”和未来的企业家,是国家未来的栋梁之才,正如《资治通鉴》所言:“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据该校通识教育中心前主任陈慧贞教授的介绍,台北科技大学的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教育,也是一种融会贯通的教育。所谓“融会贯通”,体现为“深、广、雅、博”4个方面的统一:(1)“深”指深根基础教育;(2)“广”指拓展知识广度;(3)“雅”指涵养精致生活;(4)“博”指博古通今中西。所谓“以人为本”,最终落实为使学生成长为个体性的自然人、群体性的社会人、主体性的文化人,是人的全面发展。这种通识教育的理念,旨在纠正应用型大学教育以往只重视科技教育而轻视人文教育,只崇尚实用和工具理性而忽视人的

潜能开发和价值理性的偏颇,促进学生在个体身心和谐健康、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三个层面达到有机统一。

显然,台北科技大学的大学理念,有别于一般应急性的职业培训。职业培训只能教给学生一些临时能派上用场的技能,以便学生毕业后能找到一份与自己技能相关的工作,适应某种特定的工作环境。台北科技大学的“全人教育”,反映出该校追求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正所谓“大学就是大学,不是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较广博的文化修养(博而且雅),一定的知识基础与方法学训练,走上社会,后劲与潜力较大,可适应面较宽”^[1]。台北科技大学作为实务研究型大学和企业家的摇篮,其学生的综合素质、应用能力和研发能力在台湾是有口皆碑的。通过其“全人教育”理念,我们看到,与功利性的“专业成才”相比,旨在超越实用和功利目的的“博雅教育”和“精神成人”无疑占据了大学教育的首要地位。大学之为大学,根本上就在于它比其他任何的社会机构都更注重受教育者的灵魂发育和精神成长,关心他们的品德塑造和人格养成。可以说,台北科技大学的“全人教育”理念及其实施,与现代大学教育的本质是相契合的。

二、台北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设计

本着上述“全人教育”理念,台北科技大学对通识教育课程体系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课程设计遵循“认知”“情意”“实践”三者相结合的原则,着重培养学生的“五识”——胆识、赏识、见识、知识、常识。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整体环境营造”培养学生敢于对既有的观念提出质疑与创新观念的胆识,以及对于美好事物的赏识;通过各种“主体活动举办”培养学生看得深、看得远的见识;通过“通识课程设计”培养学生具备专业知识与生活常识。整个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由正式课程与非正式课程组成(见表1)。

表1 台北科技大学通识课程系统(共33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重点	
正式课程	(一)大学入门 (1学分,2小时/周)	1. 入学拜师礼;2. 新生成年礼及成年誓词竞赛;3. 参观百年校史展、实验室、研究室,建立母校认同和荣誉感;4. 校长演讲;5. 校友典范的学习与传承(校友讲座、校友访谈等);6. 了解专业发展、学习策略及自我定位。	
	一、新生定位课程 (1学分)	(二)服务学习 (必修,0学分)	1. 认识服务学习的理念;2. 体验服务(携手合作服务人群,师长指导关怀弱势群体,师生联合响应公益,关怀社会、拥抱人群);3. 深化学习(经验分享与反思)。
		(三)劳作教育 (必修,0学分)	1. 劳作教育理念:培养吃苦耐劳、不怕脏的精神;2. 劳作教育实践阶段(轮值清扫校园及日常校园、社区整洁维护等,每日评检、复检、奖励);3. 课堂讨论与反思;4. 期末成果分享。
	(一)国文	1. 每学期第五周举行国文会考,国文会考成绩占国文学期总成绩的10%;2. 寒暑假为学生指定2本课外读物,巩固国文基础。	
二、语文课程 (12学分)	(二)英文	1. 大一开设英语阅读与听讲练习等共同必修英文课;2. 大二英文教学改为专业英语教学,培养具备专业英文能力人才;3. 新生入学及大一、大二均实行英文会考;4. 除每周3小时正规课程外,再为会考成绩初等的学生额外增加每周2小时辅导;5. 期中、期末会考成绩各占英文学期总成绩的15%。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重点	
正式课程	三、博雅课程 (6大向度) (20学分)	文学与艺术	1. 文学概论 2. 艺术概论 3. 文化概论
		历史思维与 世界文明	1. 世界文明 2. 台湾史 3. 中国史
		哲学思考 与伦理	1. 哲学入门 2. 伦理学概论 3. 生命教育
		民主与法治	1. 宪法与人权 2. 法学概论 3. 智慧财产权
		社会经济 与管理	1. 社会学概论 2. 现代管理学 3. 经济学概论
		自然科学与 逻辑推理	1. 生命科学概论 2. 逻辑推理 3. 现代科技概论
	(二)博雅选修课程 (10学分),每向度至 多选修2门(4学 分)①	涵盖上述六大向度,共86门选修课程	
非正式课程	一、自学规划	(一)书香计划 每学年寒暑假布置学生研读指定的课外人文书籍2本 (二)通识知识 分享平台 建立网上的自我学习平台——通识教育资料库及教学网站,为学生提供多元的学习渠道与不限时的学习平台	
	二、通识活动:以活动 的方式延续教学,以 教学的用心设计活 动;经由多元的通识 活动,让学生从中发 现自我,激发潜能	(一)通识系列讲座 以2013年第二学期为例,举办的系列通识活动有: (二)人文艺术 1. 通识系列讲座7场 (三)社会公民 2. 人文艺术活动4场 (四)自然竞赛 3. 社会公民活动2场 (五)通识影展 4. 自然竞赛2场 5. 通识影展5场	
	三、潜在课程:学习 场域的潜移默化	(一)自然步道 (二)人文步道 (三)整体环境 由学生直接参与设计,营造校园文化氛围和良好的学习环境,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上述通识教育课程体系的设计和 implement 中,可以看出3个特点:(1)有限的学分(大约占全部学分的四分之一)与无限的学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限的正式课程和无限的非正式课程是结合在一起的,体现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在校是学习,校外也是学习的教育理念,将“为学”作了广义的引申和拓展,其目的就是强调终身学习,在一切可能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2)通识教育不仅教会学生求“知”,更强调通过引导学生在生活、生活中去“做”和“行”,使观念的认知与行为的改进、人格的养成浑然一体,做到知行合一,尽量避免知识与德行相分离的弊病;(3)作为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其通识教育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精心设计了六大

① 学生在涵盖6大向度的数10门选修课中,修满10个学分,但其限制是在同一个向度的选修课程中最多只能选修2门课4个学分。这样学生就可以选修其他向度的选修课,直到修满10个学分。其目的是扩大选修面,让学生尽可能地多选修不同向度的选修课。

向度的核心课程(博雅课程),旨在帮助理工科学生深入人文领域,克服诸多应用型大学只重视科技教育而轻视人文教育、只崇尚实用和工具理性而忽视人的潜能开发和价值理性的通病。

此外,台北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还有2个亮点:(1)台北科技大学与国立台北大学、台北医学大学、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四校共同成立了“台北联合大学系统”,提供四校学生跨校选课、学程、辅系、双主修、留学等多元课程选择,大学部相互选课免缴学分费,同时将四校图书教学研究资源整合、共享。在“台北联合大学系统”中,从2009年至2014年每学年平均开放通识课程门数达189门,大大扩充了通识教育的资源和渠道。(2)为培养学生成为技术精良、有为有守的工程师及企业人才,台北科技大学教师自编教材,在台湾高校中率先开设“工程伦理”课程,列为通识课程之必修课。大一的“大学入门”课程邀请校友回各系与学生座谈,引导学生认识企业伦理与职业道德内涵,举办企业精英讲座,邀请企业精英对学生现身说法,阐明企业伦理的重要性。

在这种“先器识而后才艺”的全方位发展全人教育理念指引下,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台北科技大学很好地实现了其“实务研究型大学”“企业家的摇篮”的教育目标,学生的八大核心能力——专业实务力、品格实践力、国际移动力、创业创新力、资讯应用力、团队合作力、领导沟通力、自主学习力都得到了比较全面的体现。这从该校在台湾的美誉度和世界大学的排名中可以得到证明。从台湾范围看,《远见》杂志“2014年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显示:台北科技大学学生在工作表现、团队能力、创新力等职场能力排名中,为全台大学第一名;在“企业最爱的技职公立学校”中,台北科技大学位列第一名。《远见》杂志“2014年研究所指南”评鉴:台北科技大学毕业硕士在资讯/工程/电机、数理化/生命科学、艺术/设计/建筑等三大领域表现为全台湾第一,为企业择才之首选。《Cheers》杂志“2014年度3000大企业经理人EMBA就读意向”调查显示:台北科技大学排名全台第七名,深受企业主管的肯定与信赖;《Cheers》杂志“2014企业最爱大学生”调查显示:台北科技大学毕业生排名全台第七名。从世界大学排名情况看,台北科技大学排名为:2014 QS亚洲大学排名第123名、Red dot奖亚太地区第3名、iF奖全世界第4名;2013 QS世界大学排名第551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亚洲大学排名第100名;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百强大学第55名;世界大学科技论文表现排名电机工程领域第201名;2012 UI Green Metric世界绿能大学排名全台第1、亚洲第2、世界第23名。

三、学习借鉴台北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对大陆高校的意义

台湾高校的通识教育课,在大陆往往被称为“人文(文化)素质教育课”或“通选课”,也有直接称作“通识教育”的,目标都是培养学生的“器识”或人之为人的基本素质。大陆高校提倡和实施人文素质教育,始于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1998年2号文件《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修养和科学素质。”对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为理工科为主的大学最需要将有限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学分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课程,而对文科学生以强化自然科学方面的素养为主。台北科技大学是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其通识教育课程主要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课程。学习和借鉴台北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对于大陆理工科

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和通识教育的实施有着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大学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帮助受教育者发展自己的能力，完善其人格，具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为人类文化之进步有所作为。对于一所理工科大学，其使命不仅是制造一批能满足某种工作岗位需求的技术能手。如果一所理工大学仅以培养技术能手为职责，那它和社会上的职业培训机构还有什么区别呢？它还凭什么成其为大学呢？大学不能自贬，不能放弃大学之为大学的本质和使命追求。大学不能只求适应社会，还要能够引领社会，为全人的教育，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以及文化繁荣做出贡献。为此，就不能只顾及眼前和局部，而是要“从大学以外的问题来思考大学使命，不以满足大学内部需要为目的；由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的问题来思考培养目标，不以满足职业需要为目标”，“这就需要大学超越自身局限，舍弃眼前的图谋，守护教育的理性，立足社会长远利益和学生整体素质提高的需要，承担神圣的使命，尽管它充满困难”^[2]。20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的先驱者们早已做过有益的探索，如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提倡本科教育要“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则主张大学教育应“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近代教育家王国维在谈到教育的宗旨时则强调：“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3]王国维先生评价历史上的教育，如佛教、希腊斯多噶派专注培养意志而压抑感情，近代斯宾塞偏重智育教育，皆非完全之教育。他认为，完全之教育，不可不体现为上述三者之相互交融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作为教育家，上述几位前辈的确深谙人类教育的本质。其实，早在2500多年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提出过“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教育理念。“君子不器”一语，今天可以理解为“人不要被异化，不要成为某种特定的工具或机械。人‘活’着不是作为任何机器或机器（科技的、社会的、政治的）部件，不是作为某种自己创造出来而又压迫、占领、控制自己的‘异己的’力量（从科技成果到权力意志到消费广告）的奴隶。人应该使自己的潜在才能、个性获得全面发展和实现”^[4]。意指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读书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孔子的教育体现为两个方面：一为修己之德以锻炼意志，达成仁之理想，完成高尚之人格；二为在锻炼意志、完成人格基础上而平治天下。这两个方面，以修身为第一义，治人为第二义。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虽然产生于两千多年前，却与现代教育的宗旨完全吻合。当然，在现代社会中，基于专业分工和职业化的要求，需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君子必器”，就是说人应该努力成为某一领域、某一专业的专家，追求他所在专业领域中可能有的最高成就。但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是人。专就一个人是人而言，他必须发展和培养人之为人的基本的品格和素养，塑造并完成健全之人格。前者涉及专业化的教育，后者关乎的是人文素质教育。两者的关系，其实就是“成才”与“成人”（“全人”）的关系，旨在“成人”的人文素质教育，与专业性的“成才”相比，理应在大学教育中占据首要的地位，就像健康的重要性应优先于劳动一样，正所谓“士之致远，当先器识而后才艺”。无怪乎，我们在近百余年来的西方高等教育史上看到，“从纽曼的‘博雅教育’，到弗莱克纳斯的‘学术自由’、罗素维士基的‘核心课程’，再到赫钦斯、阿德勒的‘名著阅读’，贯穿这百年历程的一条主线，正是对大学教育的人文内核的深切关怀乃至苦恋”^[5]。在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

快速发展中,工具理性的扩张与人文教育的缺失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单向扩张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正如一位论者所言:“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我们的体制提倡恨的培养,鼓动无情的斗争,这使爱意远离日常生活和人的心灵,至今还使我们的社会积重而难返;漠视人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仍然是一个顽症。再加上近年来功利主义不仅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同样地进入高等学府,成为高校的主要追逐目标,莘莘学子在耳濡目染中,一个又一个地变成了功利主义者,心灵枯竭,思维定型,人生态度世俗化,行为方式畸变,使得生命的诗意丧失。这绝非危言耸听。所以,呼唤一种广博优雅的人文教育,当是大学教育之迫切需要。”^[6]台北科技大学的“深、广、雅、博”相统一的“全人教育”理念及其实践,反映了该校对高等教育本质的把握。近百年来发达国家大学教育对人文通识教育的坚守、国内诸多著名大学和有识之士的接力探索,再参照台北科技大学的“全人教育”理念以及通识课程体系设计与成功经验,都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二,人文素质教育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受教育者在生活、工作实践中体认真理、印证价值,最忌讳将这种教育当成是单纯的记诵之学以应付考试获得学分。按照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为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不求诸己而求诸外,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制于道者”^[7]。人文素质教育的目标不在使人多闻,而在于使得受教育者在知、情、意3个层面统一起来,将人生的理念与生活实际融为一体。换句话说,人文素质教育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不单是要知道人生的道理,而且要实际体验这种道理、实践这种道理,达成知识与德性的统一,使人成为内外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并始终遵循自己的理念去思考和行动。台北科技大学在通识课程设计和教育中,将人文知识的授受与丰富多彩的通识体验活动及校园整体文化环境潜移默化的熏陶融合在一起,让知识内化为学生的信念、情感与意志,真正融入学生的生命之中,避免了单纯的记诵、考试的偏颇以及知识与德行两相分离的流弊,求得学生整体生命的气质变化。毋庸讳言,目前大陆许多高校的人文素质选修课程,仍停留在单纯的教师讲授、学生背诵,应付完考试就万事大吉的层面,压根没有起到“变化气质”的作用。甘阳教授对此无不担忧:“我国大学现行体制中,由于通选课只是本科生主要课程以外的附加课,因此在教学体系中实际多被看成额外的、次要的、可有可无的、最多是锦上添花的课(理工科院系尤其如此),这些课因此大多没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往往成为学生混学分的课,或最多增加点课外兴趣的课。”^[8]这是对通识教育的某种普遍性的误解,恰恰使得我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努力可能流产。这是我们开展人文素质教育需要加以警惕的地方。

第三,人文素质的教育是一种“无用之用”,“无用之用”也有大用。这就需要我们纠正思想认识上只重视专业知识和技能,而轻视通识教育的极端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和偏狭之见。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授受的确使受教育者获得利益,成为其谋取职位的资本,也使大学得到社会和业界的认可。从这个特定的角度看,人文素质教育的确不像专业知识和技能教育那么实用,但是这种需求关系只是表面的。在今天这个科学与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和技术的更新很快就会淘汰那些曾经掌握了一定知识与技术而缺乏科学精神和终身学习能力的人,社会的转型照样要淘汰那些成绩优秀但信念缺乏的人,生活与工作的挫折可以轻易地打倒那些只会读死书而没有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人。大学教育的过分职业化和过于狭小的专业化教育迫使我们不得不寻找更高的视野,跳出专业教育之外来审视我们的大学教育。北大前校长许智宏教授指出:“我们不是说科学技术教

育或职业教育不重要,而是说,在学习和掌握具有实用性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更不应忘记对于人类来说重要得多的学科,即使我们掌握生活的智慧和艺术的科学。自然科学强调的是‘是什么’的客观陈述,而人文学科则注重‘应当是什么’的价值内涵。这些学科包括……只有这样的学科才能使我们真正地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也只有这样的学科才能引导我们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从而设立一个理想的人格、目标,并愿意为之奋斗终身。人文学科的教育目的是发展人性、完善人格,提供正确的价值观或意义理论,为社会确立正确的人文价值观的向导。”^①可以说,人文素质教育是超越眼前和局部利益的,其优势正在于这种超越性,它超越并包含了知识、能力,是人的综合素质的体现。一个综合素质高的大学毕业生,虽然不会一蹴而就便成为工程师、律师、教师、医生、科学家或别的什么行业的佼佼者,但是他所处的身体与精神之发达调和状态,他的知识、情感与意志之全面协调发展,足以使他可以从事这些职业中的任何一种,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独特的才能来选择自己从事的职业,而且能够泰然处之、从容不迫、优雅得体、多才多艺,甚至在遭受挫折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出自我反省,自我调适,重振旗鼓。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人文素质教育在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单方面强调技术教育或职业教育,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和贬低了人文素质教育,将其视为无用的东西抛在脑后。在大陆高校,这种偏见在教师和学生中普遍存在。今天发展中国家都在追求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化就是一个功利思维和效率原则占据主导和支配的时代。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现代化)另外一个定义是比较抽象的,就是理智化的程度,就是一个社会里一切的组织或各种事物、过程,都是以效率为判断的准绳。那么现代化的过程中,道德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越来越不是一个准则,因为唯一的准则就是效率。”^{[9]327}梁漱溟描述这种极端功利主义思维给教育带来的弊病就是:“你不懂中文,我现在教给你中文,不懂数学,我现在教给你数学,教给你物理、化学,好像先生就在那儿,学校就是在那儿卖那个知识,对学生的整个人生没有领着他去走路,怎么样在人生上走,缺乏这个。”^{[9]319}再加上中国人喜欢处处讲实用,对于不实用的、根本的学问常常不感兴趣。根据笔者多年观察,大陆高校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对人文素质选修课,很少有主动的学习兴趣,原因就在于他们大多将人文素质选修课视为根本无用的东西,只是迫于必须修满若干学分才能毕业,不得已才去混学分。他们认为真正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的,应该是他们的专业课程。同样,在台北科技大学实施的劳作教育中,也曾有过类似情况,有部分家长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学生上大学是为了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为什么要让孩子参加又脏又累的各种劳动?殊不知通过各种形式的劳作教育,可以培养和塑造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一个大学生的未来发展就是一种宝贵财富。人文通识教育对一个学生的成长而言,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性的大学问。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可能最终没有成为某一行业、某一领域的佼佼者,但不可以不学会如何做人,不可以不养成人之为人的基本素质和品格。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比较,表面看起来似乎不那么切合实用,但却有助于学生掌握更为根本的学问,表面上的无用实际上有大用。

上述几点,是笔者在考察学习台北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之后,认为值得大陆高校借鉴和反思之处。尽管台北科技大学的通识教育并非尽善尽美,我们仍然应当抱着学习和借鉴的态度,以人之

① 2002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系列丛书,作为人文素质教育教材。这套丛书是专为大、中学生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爱好者编写的入门教材,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教授为该套丛书写了“总序”。

长,补己之短,从而推动大陆高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文素质教育。

本文有关台北科技大学通识教育的相关资料和数据,得益于该校姚立德校长、通识教育中心前主任陈慧贞教授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专家教授的无私提供,在此致谢!

参考文献:

- [1] 郭齐勇. 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J]. 读书,2006(4):19-25.
- [2] 菜达峰. 我们的通识教育:关心人与社会的发展[J]. 读书,2006(4):12-19.
- [3] 姚淦铭,王燕. 王国维文集:下[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32.
- [4] 李泽厚. 论语今读[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61-62.
- [5] 夏中义. 大学人文教程[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
- [6] 夏中义. 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
- [7] 近思录·为学大要[G]//朱熹,吕祖谦,编. 中国古代儒家语录四书.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189-229.
- [8] 甘阳. 大学通识教育的两个中心环节[J]. 读书,2006(4):3-12.
- [9] 艾凯.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The General Education i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its Significance

LV Youyun

(Teachi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China)

Abstract: Known as “a Century of Industrial Pushing Hands as well as Cradle for Entrepreneur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de a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aiwan. The success was achieved through various ways. One is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long pursued the concept of “Whole Person Education”, advocated people-oriented principle and the comprehensive study of subject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 set of significant general education system. These elevated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y in general and enhanced students’ eight core abilities, making them popular talents in their own field. This paper illustrated the concept of “Whole Person Education” and summarized its features and highlights. Then, it reveals the inspiration and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of the general education i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or colleges in the mainland.

Key word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TUT); general education; whole-person education; people-oriented;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subjects; significance

责任编辑 李航